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 釋 道 宣 撰

千五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六道相續作佛義

因緣義

論形神

神不滅論

難范縝神滅論

因緣無性論 并序

性法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周經藏願文

寶臺經藏願文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
謝答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
答

金剛般若經注序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與翻經大德等書序 并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南齊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

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
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
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
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
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
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
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

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
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
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
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
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便成因內
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
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

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

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皆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

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至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逆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舍

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苦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羸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舍靈義等但事有精羸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瞋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

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劍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入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斂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

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

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

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

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
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
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
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
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
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
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
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

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
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
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
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
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
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
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
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
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
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
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
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
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
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
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
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
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
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
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
孰是

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
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

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今爲吾子揚摧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
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
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
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
十五
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
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
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
謂永無報應煩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
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

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
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
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
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
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
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
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
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
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
尊之弟羅喉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

親給侍調達每與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
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
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
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
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
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
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
端晚稱令德閭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王
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
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

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
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
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受憾行善之者
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
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
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
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
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泥暫
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
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

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
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
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
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
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
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攘並起昔因非今造
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
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
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
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

縱其惡一朝禍盈疊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
蒿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
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
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
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
生有墜車之痛十五夏祚顛覆桀之罪也十一殷宗殄
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
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
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

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慙慙屢請余亦僂俛相答
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
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
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
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
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相可得直以凡品衆
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分別所謂渴
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
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

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
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
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
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
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消冰謹當共捨
前迷同遵後業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
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

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
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
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
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而也座右之賓假氏
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
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
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
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
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
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

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
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
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觀覆
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
侯邴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
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
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
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

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

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蛇長無令尹之貴郢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鮪叟之極愚以商

均丹朱酬堯舜之至望大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龐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

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已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銳鎗聲訝其熱滿而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寶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綰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

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
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鶚冠子曰夫命者自然
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
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
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
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
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
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
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
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

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
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
常而闢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颭雪有委洩
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颭無心於厚薄而
華震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
命有窮通之異術十五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
毋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
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
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

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踈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與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

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以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翱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

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
屈伸俯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
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
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
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
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
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
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
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
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

十五

十六

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
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
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
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者矣所
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
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
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
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
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
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

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
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
能使高城復壑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
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
理存顯然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
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
沉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
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績構石
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
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
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
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
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

第一三八冊

丘四徹中繩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
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
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
四諦之法尼園八捷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
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

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
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
陵陽餌藥止觀仙字闔尹望氣裁受玄言未
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
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交分八國文徒屬

寶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
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
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
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十五

十八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
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
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
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

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
煨燼結髮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
方收聚未及期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
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
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一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
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
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
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

宮互有大小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
存法本遠希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
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當
教寧殊玉諫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
大龍盡護散在閭浮亦復如是追念繕寫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
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
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已深恩即是
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

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非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
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
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陞趨庭勗
存遠大出受蕃寄每用祇兢非唯禮樂政刑
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糴
尚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既
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
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
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

隨病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
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
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
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
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貽
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劍
戟爭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
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
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

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舍識濟度群生今
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
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
窮平等坦然通遺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經序表

十五

二十

唐三藏法師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
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
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
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

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唯希勅
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
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
謹奉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
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
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
日將會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
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

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
記者當自披覽勅
重請經題序啓

沙門玄奘

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
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
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
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
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
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

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
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
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
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
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
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
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
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

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
勅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汝
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
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
宮追獎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
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
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荆揚
等九大州獎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
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
對群僚讀之

二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
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
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普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氏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
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
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治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
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迴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賸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陸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入
玄奘謝勅資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賸局於生滅之場

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用觀
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龍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
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
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
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

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
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
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

陳謝以聞謹言

勅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

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
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
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
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
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
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
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

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
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
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
鷲峰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
祥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
黎敏任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
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
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
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
立志夷簡神清韶齒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
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
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

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
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
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
照古騰今理十五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
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
記

玄奘謝皇太子聖教序啓

玄奘聞七耀摘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

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
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
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
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
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
謹啓

皇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
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
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法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
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
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
塵流遁以徇無涯躋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
言也十五 賴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
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
手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
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

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
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轆理究連
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
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
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
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
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就焉岳而
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
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
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闢籍甚當世想此玄

宗鬱爲稱育歲唯闍茂始創懷袖月驪仲呂
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
大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
波瀾迺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
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
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
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

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
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
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銓道釋春冰於一乘
冠塵劫而流化若適是相非相是空非空宵
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
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
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
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
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
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稱也然

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
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
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
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
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
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
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
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校
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

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
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
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蹟咸騁異義
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憚德鏡
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
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
撮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
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
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
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者

莫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
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
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驚嶺
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序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
沉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楫收希
異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諤崇德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度有發揮望矜惻惻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
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
之惠自佛樹西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
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
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
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

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
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
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
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
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
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
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目非辯才
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
專心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
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

使望風旗靡對難舍膠而能關弘三寶無有
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
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
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
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
猶波喻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
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
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
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水皆望蕩
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

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際爲大覺玄經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
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
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
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
僕心哉十五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
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
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
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
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

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在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

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壹與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塞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釋明濬

還述頌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十五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爲輕
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廿二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今哲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
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

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
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奮
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
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推外道竭茲愛海濟
稟識於三空於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
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
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
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
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

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
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跣維絕紐者
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
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合章而體
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
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
十五
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
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
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
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

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
求也無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
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
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
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
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覲縷法師凝神
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
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
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

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壤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颺於辯囿摘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群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

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十五}不是言是^{廿五}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廿五}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

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
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忘起多疑迷極一成
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
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
生成爲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
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
廣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
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
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
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

子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
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
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
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
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
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
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

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
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
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
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
李君居忠履孝靈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
數綜涉六爻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
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
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
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

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師崔君
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
蓋已自濫於金鍮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
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
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
處儒林摭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
拾鐔鎗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
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唯
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

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
 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隣
 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
 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
 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慚夕惕詳以
 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罕窺辭峯難
 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需澤必需詞雷迅發恐
 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
 手鄧林潢沔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懦垂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疎彌增悚慙指述
 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音釋

績章忍切 減他得切 竅苦弔切 齧痕沒下結
 鍛丁貫切 銛息廉切 胛古狎切 齧二切 齧居
 也切 歛許勿切 衛尺容切 骸柯額切 鎬丁
 也切 牙莫浮切 肩食尹切 器語中切 信
 也切 牙莫浮切 肩食尹切 器語中切 信

第一三八册

永樂北藏

廣弘明集

第一三八冊

之言胤羊晉切俊此緣切孱士山切隕獲羽切
也切機胡郭切隕武盡切汨水名切疊許覲切篆
初患切逆汨僂武盡切捋郎括切玄玄古切
也切取之也冒冒音墨頻音咄毫傍各切剖普秋切
也許偉切颯音切那說貌濫口答切跣之石切
名疾風也颯余亮切風飛物也洩疎育切罽居
切罽賓燔昨鹽切煨煨烏族切燼徐刃
國名先結切高高辛氏羸郎何切紕匹夷切韶
亂子商之祖也羸郎何切紕匹夷切韶
也來澠澠水名切壺中道也覲力戈切斐芳肥切撫
也澠壺中道也覲力戈切斐芳肥切撫

之石切湊湊音烏湊湊懦乃箇切